

身爲一個編輯的我見

道德良心與道德勇氣

這是一個刊物雜遝、衆士蹉蹉的時代。書報雜誌之多，已遠非昔日「汗牛充棟」之類的字眼所能描述。即以蕪爾北醫而言，全院三千師生，擁有的大小刊物不下廿餘種。放眼望去，各大專院校的刊物猶相倍蓰，且競相以內容、篇幅、設計、印刷爭奇鬥艷。許多光怪陸離的現象，著實教人瞠目咋舌不已：

有的刊物自詡發行一萬五千份，然而萬餘同學平均三、四人才領到一本。也有對外寄贈彩色銅版紙精裝本，對內則發行印書紙普及本者。有的圖片今天出現在××青年上，明日又見於××雜誌；也有編者的話整段剽竊別人的編後記。更有標榜「科學性」、「學術性」的刊物，却是滿紙生活、文藝、綜合性稿件的大雜燴。

上述諸般咄咄怪事，竟然發生在自命爲「知識份子」的大學生身上，委實令人痛心疾首。有人管這現象叫做「刊物的污染」，洵非過溢之辭。「士大夫之恥，是謂國恥」，容我們沉痛地呼籲：各大專院校的學生刊物負責人應該拿出道德良心、道德勇氣，在內容及版面的編排取捨上克盡厥責，不要光是在「看頭」上別苗頭、揀便宜！

重申綠杏的發行旨趣

忝爲北醫的代表性刊物，自五十

一年創刊以還，綠杏始終揭櫫「發揚誠樸院訓」的宗旨。迄至目前，我們每期均以惟一種版本發行逾四千份。在內容上，自十四期起，我們一直以「醫學的」、「北醫的」爲審稿棄取的標準。而所謂「醫學的文字」一義，JAMA闡述得很明確：「任何有關醫學及純醫學作品，以及論及任何醫事人員的生平、動態、著作等均屬之」（見JAMA Vol. 216, No. 1, Apr. 5 '71）。準此以論，則「莎士比亞作品中的醫學人物」、「狄更斯與醫學社會改革」、「醫生兼詩人×××」之類均屬此一範疇；至若「論莎士比亞的『暴風雨』」則顯爲文藝稿。

在編輯的成員上，我們無意也不願去硬性分配各科系若干名額，也反對讓各科系輪流編輯的想法。因爲，綠杏社是全院性的社團，而「綠杏」則爲全院性的刊物；只要有興趣、有能力、有熱誠，任何同學都可加入綠杏社，我們每年都舉辦編輯研習會以招募、訓練新血輪。那種美其名曰「平均主義」以行「分贖」之實的做法，不惟無法杜咻咻之衆口，相反地加深各科系、班級、年級間的gap，同時也大大降低了一本刊物的素質。證諸其他醫學院，乃至各大專院校，均屢試而不爽。

也談「可讀性」

不知打從什麼時候起始，「可讀

性」、「收視率」之類的字眼逐漸成爲掛在每位編輯嘴邊的口頭禪，也成爲衆多讀者指摘、要求編者及作者的利器。我們不時可以聽到：「這本書的可讀性太低」、「這篇文章根本就沒有可讀性！」、「這一期的內容可讀性至少有百分之八十」。事實上，絕大多數的說法，只要求作品風格的有趣而已；殊不知，有趣只是可讀（Readable）的條件之一。此外，清楚、簡短、完整亦爲構成可讀性的其餘要件（據Dr. Rudolf Flesch的說法）。

更有甚者，讀者自身的教育程度、修辭造詣的閾值（Threshold）可以決定可讀性的含霧指數（fog index）。因此，光是苛求編者及作者去迎合他們顯然有欠公允。至若可讀性的測度，是用統計學上迴歸（regression）和相關（correlation）求出的，例如 $X_0 = 13 + 0.1788 X_1 + 0.1432 X_2 + 0.6735 X_3$ 之類的公式，應用於英文者不下四、五十種之多，而中文的可讀性公式迄今只有二、三則而已。職是之故，「這一期的可讀性至少有百分之八十」的說法，非但主觀、武斷之至，也顯示出談話者的無知與信口開河。

最後，也是最重要者，可讀性公式測不出思想、測不出文字風格。按圖索驥式的寫作（板滯地遵循公式）只能保證「老嫗能解」，却難免失却若干的創意與韻味。好比唱戲一般，

育慈學醫由台莖向醇

蔡世滋

它只能使唱工一板一眼，聽者多能感興和樂，不致砸了台而已。至若能否唱出繞樑三日的韶樂，那就得看各人的造化了！

老王賣瓜——關於這一期

幾乎所有醫學院的刊物均曾討論到醫學教育的問題。誠然，這是與你我最有切身關係的問題，也是個牽涉廣泛永遠談論不完的主題。本期除了介紹國外的醫學教育制度現況外，更試圖從經費、考試方式及教學法著手。“The General Clerkship” 給予吾人的啟發實在太大了，由這篇文章中，我們不難看出，時下國內醫學教育的課程安排的確落後太多。對於本身尚無附設醫院，Clerk 需要到處 Rotate 的北醫而言，這種課程無事是吾人夢寐以求的「理想國」。

蕭弘智的力著「醫學教育的改革」，以概觀的方式剖析醫學教育的進展。在這知識爆發、界際領域不斷拓展的時代裏，惟有整合地研究、整合地教育，方能濟傳統學科山頭主義之弊。

新闢的「醫院及醫院管理專欄」、「醫學與人文專欄」亦不乏佳構，希望能藉此引起大家對這兩方面的興趣。因為，如果缺乏人文的素養，一個醫學院的畢業生徒然是個醫匠而已！

「醫學與社會專欄」是前一期（19期）的延續，諸如「正視醫療科

紛」、「Patient — Physician Communication」、「醫藥衛生資料的傳播」，均為此間醫學院的刊物中，獨具創意的少數幾篇文章。

隨著「牙科校友訪問專欄」的完成，這個自第十八期開始的訪問工作即將接近尾聲。我們很樂於見到，部份醫學院的刊物已開始仿此形式從事他們的校友專訪。

尚有許多佳構（包括已完成及未完成的構想），限於篇幅和時間的因素，只好留待接棒者去完成。先賣個關子讓看官們猜猜看，因為這是個「業務機密」，且看下期分曉。

談到版面設計，我們深感：一本偌大的刊物所費不貲，我們固不願輕易地「為少許的視覺效果，而『浪費』廣大篇幅」；更反對所謂「以內容為主，編排乃為其次」的說法。為了吝惜少許的篇幅，造成醜態的版面而犧牲巨幅的視覺效果，絕非我們所願為。套句很俗很俗的話說：「錢要花在刀口上」，內容與編排的並重，恆為綠杏過去、現在、乃至於未來的編輯方針。

維持現狀 就是落伍

十八期時，莫知夫學長曾警告說：「當吾人猶沉醉於綠杏曾獲大專刊物的冠軍時，我們的刊物早已墮乎落後了」。事實上，歷期綠杏的編輯均不敢以「兩獲冠軍」的虛名稍自寬假，「日新又新、止於至善」始終是吾

人的鵠的。君不見，自從綠杏十八期改用橋版八開、穿綫釘、封面彩色印刷始，倏忽未及一年，所有醫學院的杏字號刊物都是一個模樣。這值得吾人驕傲、感興，更值得吾人奮發、警惕。綠杏願意永遠做個「改變醫學院刊物史」的刊物，這尤其有待今後的努力，願與大家共勉！

北醫 綠杏 與我

從大一下加入綠杏社擔任校對工作開始，轉眼將近五年。這期間，雖也曾轉任北青的編務，對於綠杏的依戀，我始終未能或忘。為了綠杏煩瑣的編務，多少個日子裏，在會議室裏從白晝工作到晝夜，才拖著疲憊的身子踰牆而出。惟一的心願是不要唱掉了板、砸了台，俾得維持綠杏之英名於弗墜，我願馨香祈禱。

感謝所有為這本刊物盡過心力的朋友們，尤其是社長淵瑤兄，從北青而人文社、由人文社而綠杏，他給我的支持與協助實在太多了。還有經常陪著我挑燈到深夜的章平兄，每次看那臃腫的身材翻不過雨夜的大門時，我益發覺得虧欠他許多。兩位厚篤情誼，方之古人何復多讓。他們的盛情，將隨著北醫與綠杏，永遠銘刻在我的心版。